

耕堂劫后十种

远道集

孫犁



孫犁

耕堂劫后十种

远道集

山東畫報出版社

山東畫報出版社

227



耕堂劫后十种

远道集

孙犁

山东画报出版社

书 名 远 道 集

著 者 孙 犁

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690×960 毫米)

7.25 印张 15 幅图 96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399-8/Z · 85

定 价 10.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孙犁一九八四年摄于天津

目 录

芸斋小说

幻觉	1
地震	10
还乡	17
小混儿	26
修房	31

牲口的故事	38
住房的故事	42
猫鼠的故事	47
夜晚的故事	51

火炉	57
母亲的记忆	59
乡里旧闻	63
青春余梦	68
芸斋梦余	72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78
关于小说《蒿儿梁》的通信	90
与《南开文艺》编辑的谈话	99
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	104

商展思的诗	112
致贾平凹	115
谈铁凝的《哦，香雪》	119
《孙犁散文选》序	122
我和《文艺周刊》	125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130

文林谈屑

电报约稿	141
小说名目	143
自然生态	145

文字疏忽	147
刊物面目	149
文章题目	150
评论家的妙语	152
“复杂的性格”论	154
名山事业	156
宾馆文学	158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160

小说杂谈

小说与青年	164
-------	-----

小说与历史	168
芸斋琐谈	
谈忘	172
谈迂	175
谈书	178
谈稿费	182
谈师	185
谈友	190
序的教训	194

旧抄新识小引	198
--------	-----

芸斋短简

关于写游记的一封信	201
致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马秀华	202
致山东鱼台李贯通	203
致山西临汾侯桂柱	204
致江西都昌县文化馆王萍慧	205
致天津业余作者黄淑兰	206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208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210
删掉的忠告	211
裁下的半截信	213
后记	215

芸斋小说

幻 觉

如果有的读者记忆好，当记得我在芸斋小说之五，写到了我的老伴的悲惨的逝世。

她死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我的处境有了些好的转化。在原来的戍所，给我增添了一间住房，光线也好了一些，并且发还了书籍器物，夜晚，我也可以安然地看看书，睡睡觉了。

人乍从一种非常的逆境险途走过来，他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或者说是一种毫没来由的劲头。我忽然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世界大

放光明。于是我吟诗作赋，日成数首，吟哦不已，就是说新病并未痊愈，旧病又复发了。

恢复了原来工资，饭食也好了，吃得也多了。身上的肉，渐渐也复原状了。于是又有了生人的欲望，感到单身一人的苦闷。夜晚失眠，胡思乱想，迷迷糊糊，忽然有一位女同志推门进来，对我深情含笑地说：

“你感到孤独吗？”

“是的。”我回答。

“你应该到群众中去呀！”

“我刚从群众中回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群众中间，不能也不敢稍离。”

“他们可能不了解你，不知道你的价值。我是知道你的价值的。”

“我价值几何？”我有些开玩笑地问。

“你有多少稿费？”

“还有七八千元。”我说。

“不对，你应该有三万。”

她说出的这个数字，是如此准确无误，使我大吃一惊，认为她是一个仙人，有未卜先知之术。我说：

“正如你所说，我原来有三万元稿费，但在

“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说我是资本家，说五个工人才能养活我一个作家，我为了保全身命，把其中的大部分，上交了国库。其实也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反而证实了我的罪名。这些事已经过去，可是使我疑惑不解的是，阁下为什么知道得这般清楚，你在银行工作吗？”

她笑了一笑说：

“这很简单，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再根据你的作品的字数和印数，是很好推算出来的。上交国库，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你选择的时机不好，不然是可以得到表扬的。现有多少无关，我想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望之若仙人，敬之如神人，受宠若惊，浑身战栗，不知所措。

“不要激动，我知道你的性格。”她抚摩着我的头顶说。

“不过，我风尘下士，只有这么一间小房子，又堆着这些书籍杂物，你能在这里容身吗？不太屈尊吗？”我抱歉地说。

“没关系，不久你可以搬回你原来住的大房子。”

这样，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这位女同志，不

只相貌出众，花钱也出众，我一个月的工资，到她手中，几天就花完了。我有些担忧了，言语之间，也就不太协调了。一天，她忽然问我：

“你能毁家纾难吗？”

我说：

“不能。”

“你能杀富济贫吗？”

“不能。那只有在农民起义当中才可以做，平日是犯法的。”

“你曾经舍身救人吗？”

“没有。不过，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我也没有害过人。”

她叹了一口气，说：

“你使我失望。”

我内疚得很，感到：我目前所遇到的，不仅是个仙人，而且是个侠女！小子何才何德，竟一举而兼得之！

后来冷静一想，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经舍身救过人，她早已经是烈士，被迫认为党员了。但我只能心非之，不敢明言，以触其怒。因为我发现，美人在欢笑时，其形象固然动人，能勾魂摄魄，但一变脸，也能使人魂飞

魄散，怪可怕的。

但我毕竟在她的豪言壮语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说，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们都喜欢看小说，于是我屋里的小说，都不见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书法，于是，我的字帖又不见了。一天，她竟指着我的四木箱《三希堂帖》说：

“老楚好写字，把这个送给他！”

“咳呀！”我有些为难地说，“听说这东西，现在很值钱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换不去呢！真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呢！”

“你呢呢嘛？吝啬！”她大声斥责。

渐渐，我的屋子里，东西越来越少了，钱包也越来越空了。心想，我可能是有些小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的态度，越来越烦琐起来，特别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举例说罢，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愿换件新的。一双鞋子，穿了将近五年，还左右缝补。吃饭时，掉一个米粒，要拣起来放在嘴里，才觉心安。朋友来的书信，有多余的白纸，要裁下来留用。墨水瓶剩一点点墨水，还侧过来侧过去地用笔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为，几近于穷措大之行动。又回想，所读近代史资料，一个北洋小军阀的军需官，当着客人的

面，接连不断把只吸几口的三炮台香烟，掷于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纸烟时，尚留恋不到三分长的烟头，为陈大悲的小说所耻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责，不亦宜乎！

但又一转念：军需官之大方，并非他从老家带来，乃是克扣战士的军饷。仙人刚到此地时，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币，也在马路上寻觅半天，并未见大方之态。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一想到这里，我心中又有些牢骚了，但仍慑于仙威，隐忍于怀。

真不愧是仙人，能察秋毫之末，我心怀不满，竟被她觉察到了。

“受罪的脑袋！”她白了我一眼说，“经历了一场浩劫，还执迷不悟。你知道为什么在运动期间，造反派对你那么不客气吗？就是因为你吝啬！如果你事先能疏财仗义，广交天下英雄豪杰，你的处境会好得多。及至大难临头，你却把钱上交国库，上交国库谁领你的情？为什么不分赠周围的革命群众，特别是造反的头头？”

“那怎么行？那就是收买无产阶级，罪过要加一等的呀！”我急忙分辩说。

“我做给你看看。”她拉开门出去了。